

〈試驗日誌〉

媽媽坐在床沿，看著中心的凹陷，床單上有著清洗數次仍殘餘的淡淡血漬，她看著，那是紅曾經存在的證明，比起證明文件、滿室的衣服以及獎狀，這更加能夠說明：她曾經擁有一個女兒。

長方形的房間裡，放著一張單人床，對角的書桌上散落著筆與紙，一旁的書櫃裡放著各種書籍，參考書、小說、辭海，在書架上蒙著厚厚的灰。她應該要起身擦拭的，但她不敢，怕破壞了在書本前面放著的轉蛋與食玩的陳設。這裡已經成了一座廢墟、記憶的遺跡，她每個早晨都來到這裡，坐下，觀看，然後不帶任何痕跡地退出此處，把房間留在最初的那一刻，她只能拿著女兒放在餐桌上忘記帶走的紀錄本，拿著、看著，那是唯一不屬於此處、仍是屬於女兒的，她懷抱著那本紀錄本，走了出去。

她翻開紀錄本，渴望找到一些答案、一些蹤跡。紀錄本裡用鉛筆草草寫著數字以及字母的組合：

$$C(\text{ppm})=\text{mg/L}$$

$$C(\text{ppb})=\text{ng/L}$$

$$Y=2.504X+0.425 \quad R^2=0.997$$

其他還有：acetone、MeOH、ACN 之類的符碼，片段、斷裂地浮於紙張之上，那彷彿是一些密碼、一些暗示，但她卻也不那麼確定。就像食譜一樣吧，每一個英文字母之後都有著數字，不同的材料所需要的量不一樣，照著食譜上頭的指示，就可以做出味道相似的菜餚，只是外觀上總是會差上一點。

她從原本收著文具的抽屜裡，拿出一本全新的、購於日本生活用品店裡的再生紙筆記本，翻開第一頁，照著女兒的紀錄本開始謄寫。

第一日

1 L 定量瓶

MgSO₄、KCl

Diluted to 1 L

她走了許多路，定量瓶在火車站後面老街區的玻璃器材行找到了，她是記得這裡的，但只有在過去水果過剩時想要做成果醬時才會來到這裡，找幾個八角瓶，裝入熱騰騰煮好的果醬，倒扣，分送給鄰居。

第二行的名字看來有些陌生，她在路上找了許久，有高中的學生替她在網路上鍵入關鍵字，找到一些化工行可以買到。

「阿姨，妳爲什麼要買這些呢？」穿著改良式水手服的女孩這樣問著。

「因爲我想要照著食譜的步驟做出來。」

女孩看著筆記本上的資料，歪頭說道：「可是，這些都不是做菜會用到的材料啊。」另一個女孩指著第三行的字，「這看起來像是實驗，是化學的嗎？」「我也不知道耶，對不起我們是念文組的...」女孩帶有歉意地說著。

她擺擺手，「沒關係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那，阿姨，祝妳順利喔！」背著書包的兩個女孩，手牽手地往車站的方向散步去，這個景象不知爲什麼，給了她一種熟悉且懷舊的感覺。

「我也還在學。」她看著女孩的背影，跟自己、也像是跟女兒說著。

花不了太多時間，她就走到附近的化工原料行，她看著「化工」二字，原先覺得有些緊張，那像是故鄉長久吵著的工廠名字，總是在夜裡排出多彩的廢水，讓附近的田地被逼到停耕的地步，但是到了門口，她發覺有許多跟她一樣年紀的中年婦女，走進去，在櫃前買著名爲「小蘇打粉」、「硼砂」的商品。她忍不住好奇地問其中一名女子，她回答：「買小蘇打粉是爲了清潔家裡，像洗衣機或是汗漬，這比買清潔劑還要便宜喔。」那硼砂呢？「把硼砂跟砂糖混在一起，可以殺蟑螂跟螞蟻。」她一邊聽著一邊點頭，隨手抄進了筆記本。

她拎著買的東西，回到了家裡，路上還買了雞蛋糕吃著，在下午跟夜間的交會時間，公寓裡燈光昏暗，每一個器皿都安穩地座落在原本的位置上，屋子裡充滿沉默的聲音。她開了廚房的燈，鵝黃色的光線照在她的周邊，久未下廚，流理台沒有任何水滴，只剩下水漬的痕跡。從袋子裡拿出玻璃製成的定量瓶，放在櫥櫃上，瓶裝的藥品擺在旁邊，她想著要照紀錄本上的步驟做著，彎腰從烘焙用品的那一格找出天秤，她洗淨攪拌匙、擦乾，舀起藥品瓶裡的白色粉末，照著量加入定量瓶裡，把水加到標線，這就是第一頁裡所記載的內容。

結束了第一日的試驗，她洗了洗手，把冰箱中一鍋的馬鈴薯燉肉拿出來，用文火熱完，配著白米飯以及涼拌小松菜作爲一餐。她感覺自己好像更接近女兒一點。

第二日

PAHs、DEHP、NPs

她幫自己做了簡單的花生醬三明治，配沖泡的立頓奶茶，抽屜裡還有許多存

貨，端著盤子她走到書房，掀開防塵套、按下電腦的按鍵，等待螢幕亮起來，她有些生澀地點著滑鼠、按著按鍵，找到搜尋系統鍵入這幾個關鍵字。

PAHs，多環芳香烴碳氫化合物。DEHP，鄰苯二酸二酯。NPs，壬基酚。這些陌生的文字組合起來的詞語像極了咒語，她點入幾個網頁，終於看到熟悉的名詞，「常用於界面活性劑、清潔劑之中。」再往下一個網頁點進去，「可能造成環境污染，為環境荷爾蒙。」旁邊附上幾張多肢的青蛙、有兩種性癥的魚類。網路上充斥著圖片跟文字，但看不了多久，她就覺頭暈、眼睛刺痛，年輕時當業務戴隱形眼鏡工作的後遺症，便是乾眼症，讓她無法直視同一物太久。

關上電腦，拿著盤子，在流理台要壓出洗碗精的時候，她想了想，蹲下身，把抽屜中的塑膠手套拿起來戴上，那些摻雜著食物殘渣的泡沫因此不會沾濕她的手，帶了點淡淡奶茶色的水，就這樣離開杯子、流進了下水道。

丈夫是不會回來的，這個生活的場所原本就只有她跟女兒，再早之前，還有丈夫的媽媽，不過自從她過世之後，陳舊的公寓便顯得特別空曠。她搭上來到這裡的飛機之前，不知道婚姻的樣子，但就在抵達之後，她也不知道婚姻該是什麼模樣，簡單的儀式、幾個丈夫家的人的觀看，她學習如何按照他們的方式把房子收得整齊，她生下了女兒，丈夫在遠方的工廠裡失去蹤跡，是有了女人還是發生什麼事，她其實也不感興趣。她與女兒過著安靜的日子，女兒的個性跟她很像，安安靜靜的、就像一棵植物，不需要太多照料也長得很好。

第三日

Arabid

這一天，她到女兒的學校去，拿她留在學校的物品。她把折疊式的購物袋收得小小的，放進包包裡，在巷口搭上公車，上橋，橋邊的水岸風景錯落著菜園跟漁寮，有些人來到這裡照料田園。校園裡充斥著精力十足的學生，腳踏車來回穿梭，女孩踩在後面的火箭筒上，抓著前方女孩的肩膀，在經過矮門時彎下腰來，聊著笑著，在經過她的時候，後面的那個女孩輕輕地啄了前面那女孩的臉頰，她們笑得更加開心了。

她也忍不住，像是想起些什麼，嘴角勾起許久不見的笑容。

在日治風格的建築裡，她敲著青綠色紗窗的門，女聲說著：「請進。」

她推開門，應門的女孩對著她點了點頭，早已經互相見過。她說：「我是來拿她的東西的。」

「都已經整理好了，就放在這裡。」她指著房間中公用的大桌子，在那裡有一落文件以及物品，收整在紙箱裡。「要不要喝杯茶？這裡有餅乾跟點心可以吃。」

她問道：「老師...不在嗎？」

「嗯，他去出差，今天不會進來。」她從旁邊拉了張圓椅到桌旁，向她示意，「請坐請坐。」

她走向那個為她準備好的位置，女孩拿著茶壺、裝入茶葉、用熱水沖開來，茶葉浸潤在熱水中，逐漸舒展開來。

拿出筆記本，她說：「其實，我有一些問題想問...」

「黃媽媽，當然可以，妳問妳問。」她一邊說話，一邊把手上的茶注入茶杯中，放到她的面前。

「是這樣的，我在女兒的筆記裡，看到一些內容，想搞清楚是怎麼回事...」她翻開其中一頁，「其他的我都知道，但這個不曉得是怎麼回事。」

女孩一邊咬著巧克力包裹的餅乾，一邊靠過來看紙上的內容，散發出香甜的味道。「啊，這個啊，是我們 lab 對於阿拉伯芥的簡稱，」她轉身拿了自動鉛筆，「可以寫嗎？」點點頭，「全名是 *Arabidopsis sp.*，是它的屬名，也是我們實驗材料之一。」

「Y ㄉ Y ㄅ ㄛ ㄌ ㄩ 一 せ ㄟ ？」

「阿拉伯芥。」她在英文旁寫下這四個字，女孩活潑、好動地站了起來，「其實如果您要的話，我們有種子或苗可以給妳。」

「真的可以嗎？」

「其實它就是常見的雜草囉，只是因為基因序列已經被解序了，是很多實驗會用到的模式生物，小小的，會開花，如果不是要做實驗的話其實會覺得它挺可愛。」

「啊，好啊，謝謝。」

放下手中的茶杯，她跟著女孩到另一個有著空調以及明亮燈管的房間，只是沿途會有些刺鼻難聞的氣味，她忍不住皺起眉頭。走在一旁的女孩注意到了，帶點歉意地說：「不好意思，實驗室就是這樣。」她搖搖頭，「不會，不要不好意思。」

「你們大多時間都待在這裡嗎？」她問。

「是啊，從早到晚，有些老師還會希望學生不要有太多外務，可以專心致志於研究上，讓他可以發更多 paper。」

「那...你們老師呢？對不起，我實在不太熟悉女兒的狀況。」

「他啊，」她忍不住吐了吐舌頭，「我覺得難免還是會有一樣的想法，像他也從不覺得我們是勞工，雖然領不多的薪水、幫他做研究，但到頭來，要的都是

那張文憑，所以應該屬於學生。嗯...我記得學妹她很認真，會注意到很多細節，有事情也會主動幫忙，不過我想也因為這樣，她才很累吧。」

「我真的、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啊。」聽著別人這樣形容女兒，她忍不住眼睛一酸，但那裡頭已經很久都無法流出眼淚來了。

「黃媽媽，不要這麼說...」女孩像是爲了體貼她一樣，趕快走遠，打開一個狀似冰箱的門，低頭找著。她拿出一個小小的盆栽，說：「這個 **wild type** 的，可以給您，澆水照光就好了，之後有種子可以收下來，再繼續種，土的話用普通的培養土就好了，如果要增加透水性的話，可以放蛭石。」

她從女孩手上接下盆栽，有些重量、還有些濕潤，「謝謝，真的謝謝。」

「不會啦，小事一件。」女孩笑著說。「有問題都可以問我！」

拿著盆栽回到原本喝茶的地方的路上，女孩一直找著話題跟她聊天，她說到有些做實驗的人，做久了其實身體會出狀況，「沒有辦法，這大概是必要的犧牲吧，沒有什麼事情是沒風險的。」

「那妳呢？」

「早已經做好生不出小孩的覺悟了，聽說有學姊不管怎麼生，也都只生得出女兒，啊不過這其實也跟現在的環境有關係就是了...」

「我覺得女兒挺好的。」她說，她是真心這樣覺得。

「是啊，我也覺得不錯，只是念完書也不知道幾歲，到時生小孩的風險提高，會有種乾脆不要生了的感覺。」

「是啊。」小孩就算生出來，也還是會沒有的。她把這句話放在心底，沒有說出來。

回到家，她把盆栽放在窗台上，看著。

她是記得的，離開之前，那女孩說過這樣一句：「我有時會想，會不會是我們害了她呢？」什麼意思？她問。「那個計畫，是她自願要去做的，不過危險性真的太高了...」

她望向女兒的房門，在那之前，她回到家的時間總是很晚，卻也每天都很早出門，帶去的便當也不知道有沒有吃完，身形日漸削瘦，她只能多燉一些雞湯、到藥房抓些草藥給女兒進補，最終卻還是不可逆反地，女兒削瘦到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。當她看到新聞上寫著進口的中藥藥材殘留農藥過多時，她甚至覺得，是自己造成了這一切結果。

原本想要煮簡單的一餐度過即可，但她打開冰箱，看到滿溢的冷凍庫，只好繼續把凍在冷凍庫的食材煮來吃，那些原本都是想要煮給女兒的，如今冰冷而堅

硬著，就像是她對於這個世界的感想。

轉開電視，她看到嘈雜的電視畫面裡塞了許多文字，連視覺也感到疲倦，隨意轉著台，看到了又有幾間廠商被抓到添加工業級食品原料，有幾間道歉，也有幾間指名是上游廠商的錯。女主播報著新聞，說著：「年度之字是『假』還是『毒』？難以做出的決定！」

她關掉電視，決定整理起今天的筆記本，像是阿拉伯芥、女孩介紹實驗室做過的東西，她全數寫下，彷彿這樣就不會遺忘。

彷彿這樣，就能想起女兒的模樣。

她發現她已經漸漸遺忘，女兒的聲音、外表、髮型、五官，逐漸變得模糊，努力地想，也只能想及小時候女兒的樣子，那樣乖巧、偶爾哭幾下，但始終黏著她，待到再大一點、初經來潮、青春痘萌發的時期，女兒就變得不太愛跟她講話了，寧願面對著書本，也鮮少面對她。她想這大概也跟她給的教育方式有關，從小她就希望女兒可以好好念書、出人頭地，不要再像自己、像她小時候一樣讓人瞧不起，她是記得的，當她還在農家生活時，是多麼嚮往臨海的大城市、現代化的建築、摩登的穿著，也因此，當她初中一畢業，便馬上到了臨海、滬江一帶找起工作，儘管只是低階女工，也很快樂。她來到此處之後，也有過幾次在電視上看到故鄉的機會，像是爆出假奶粉事件，各式各樣的黑心食品，彷彿就這樣交會著，在這邊或那邊，層出不窮，但她總是想，從小吃到大了都沒怎樣，是也沒必要這樣大驚小怪吧。

她闔上筆記本，今天的學習就到此爲止了。

第四日

toxicity test

這一天她起得特別早，因爲實在睡不好，只好起來照料窗邊的植物，除了拿回來的阿拉伯芥已經結出許多種子、長出第二代外，還有多肉植物，她只要一有空就會幫生長得過於旺盛的多肉植物分盆，如今已經長得十分繁盛。

照著女兒的紀錄本，她把名爲 PAHs、DEHP 之類的東西，混入水中，加入已經分了幾盆的小苗裡。「序列稀釋……」她研究了許久，才知道，原來是照比例稀釋的意思。

然後，就是觀察。

過了幾日，她發現，加入濃度較高的那幾株已經開始枯黃，再過幾日，便邁向死亡，死去的葉片攤在土上，不過一夜便腐爛、消失，回歸原本的土裡。她抄

寫這些情形在筆記本上，甚至還用鉛筆描繪出植株的樣態、用尺量起植株的高度、展開葉面的寬度與長度。因為同樣在女兒的紀錄本上，女兒都紮紮實實地記下了這些。

試驗終有落幕的時刻，她選擇了七天的試驗期，有些植株撐不過一天就早已死亡，她把這些結果與女兒的筆記比對著，只要發現內容兜不攏，有些數字不太一樣，她就重新來過。

日復一日同樣的作業，從第一日到第四日、第七日，她感到枯索以及無聊，她發覺女兒也曾經感到如此，所以在記錄本上寫下了一句「他知道／重複可以讓我幸福」，重複著重複，只為了達到實驗的準確以及再現。

她最後寫完了一整本筆記本。

整個天空、整個世界都為之暗了下來，她做不到跟女兒一模一樣的數據，整個舊公寓中充斥著散落的培養土、植物的根與葉，她不知道為什麼，明明每一步都一樣，時序也都相似，但她卻跟女兒這麼樣的不一樣，明明是來自於她的身體，曾經吃食著一樣的食物、共用一樣的液體，女兒卻在她不知道的地方長成了陌生的樣子，然後就這樣離開了她。

散落一地的不只是那些日誌、記錄、器材，還有她自己，她渴望尋得原因以及理由，為什麼自己會被拋下，為什麼會被女兒遺忘，最後連留給她的隻字片語都沒有。她翻閱過女兒的課本以及筆記，甚至連電腦中的通訊記錄也都看過無數次，但是在那裡頭，她卻未曾存在，就像是獨立的兩個個體一樣，互不相識。

曾經是那樣親密、而後卻疏離，往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走去，決然獨立的兩個存在。

她忍不住撕毀了手上的筆記本，讓長久以來的努力頓時間消失，她癱坐在地上，流下眼淚，想及悲傷。在外工作許久的丈夫、消失許久的丈夫，在此時終於開了門、進來，詫異地望見一室的混亂，以及關於她的、恆久的失敗。

「我以為，我們是一樣的，我們是不會分開的。」

她終於，承認了自己許久以來逃避的，問題的核心。